

12
文学的奥秘——
论文学本体系统

萧君和



花城出版社

文学的奥秘

——论文学本体系统

萧君和 著

广东文学节办公室主编

粤新登字 05 号

文学的奥秘

——论文学本体系统

萧君和 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州市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25 印张 2 插页 190000 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7-5360-1994-7

I·1695 定价 8.30 元

献 辞

陈国凯

举办广东文学节是个创举！

提倡文人有文，文学有节；反对文坛上的庸俗作风和市侩主义！

在严肃文学困坐愁城，低俗出版物得意扬眉之际；当文学圈子还咀嚼着个人小小悲欢吁长嗟短之时，广东文学节着力组织广东作家面向时代、面向社会、面向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生活，认真撰写作品，并筹资将数十本反映现当代生活的作品一齐出版推出，不失为一种壮举！

时代呼唤文学；文学呼唤正气；文学呼唤大风之歌！

鲁迅的文学精神应该写在广东文学节的旗帜上，写在广东作家们的心坎里。

文学之树长青！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目 录

前 言		(1)
绪 论	文学·艺术系统中的“个别”	(8)
第一章	文学语言	(22)
第二章	文学语言的基本形态	(79)
第三章	文学作品	(112)
第四章	文学作品的结构	(154)
第五章	文学作品的构建方法	(186)
第六章	文学欣赏原则	(230)
结 语	思考与启示	(262)

前 言

文学研究的主题不是作为总体的文学，而是文学性(literaturnost)，亦即使特定的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

——罗曼·雅各布森

作为一个开始，我们想起了剧作家胡可的精彩发问：“我们都读过一些剧本，也看过一些戏。有的戏轰动一时，而以后就不再能打动人心；有的戏却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这奥秘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当戏剧所揭示的社会矛盾为人们所关心的时候，这戏人们就爱看；当戏剧所揭示的社会矛盾不再被人们关心，它们也就逐渐失去了人们的兴趣，而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一般说来，情况是这样的。但事情并非都是这样，事情比这还要复杂一些。古今中外的戏剧名著，尽管它们所反映的社会矛盾已经成为历史，可是它们仍然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而流传至今，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观众。那原因在哪里呢？回答说，由于它所描写的人物的命运，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仍然能为后来的人们理解和引起共鸣，使生活在今天的人们仍然受到思想的启示，得到感情的满足。换句话说，由于它的思想和艺术的魅力。那

么，剧作家们又是怎样使自己的剧作获得这种思想和艺术的魅力呢？”（重点引者加）在这精彩的步步紧逼的发问之后，胡可说出了自己的答案：“如果撇开戏曲和歌剧暂不讨论，对于话剧来说，就在于那表现行动着的人物性格的戏剧语言，那一句一句的台词和对话。”^①

胡可的答案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原则上适用于所有文学形态。这就是说，文学形态、文学作品之所以“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之所以能感染“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其奥秘在于那“表现行动着的人物性格”的文学语言，那“一句一句”的人物语言，以及描述环境、场面的语句。一言以蔽之，文学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奥秘在于语言。在这个问题上，结构主义者的观点是值得重视的。他们认为“全部文学艺术，包括语词的使用仍然和使人具有独特性的语言的本质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文学作品是关于语言的作品，它把言语本身的过程看作是自己最重要的题材。”^②根据这种观点，文学作品归根结蒂是关于语言的作品，它们的媒介就是它们的信息。

文学（包括文学形态、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之所以系在语言上，或者说，语言之所以能使文学这种艺术形式具有生命力，其关键在于作为语言的特殊形态的文学语言具有表现、再现、呈现、发现的功能。关于文学语言的表现功能，苏珊·朗格非常明确地论述过：“语言是诗的材料，但用这种材料构成的东西又不同于普通的语言材料构成的东西；因为诗从根本上说来就不同于普通的会话语言，诗人用语言创造出来的东西是一种关于事件、人物、情感反应、经验、地点和生活状况的幻象。”这种

① 见马威《戏剧语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② 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101页。

幻象是“一种十足的虚构事物，这样一种虚构事物便是我们所说的艺术品，它完全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原先就有的，它的构成材料是语言，题材或原型。”^①应该说，苏珊·朗格的说法是正确的，文学语言可以将作家诗人虚构出来的事物、“幻象”表现出来。然而，不能因为肯定苏珊·朗格关于文学语言具有表现功能的说法，就否定文学语言具有再现功能的说法。要知道，如若以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作指导看问题，表现和再现就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侧面，两者总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某种事物具有表现功能，同时也就意味着具有再现功能。正因为如此，文学语言也像科学语言一样，具有传达性的作用，能够再现所要传达的内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存在，某些文学作品被人们誉之为“生活教科书”、“反映社会生活的镜子”，如此种种，都说明文学语言以及用文学语言构建出来的文学作品具有再现的功能。

文学语言不仅具有表现、再现功能，还具有呈现的功能。这是因为正如释义学家们所正确地指出的，文学文本具有脱离作者和读者而独立存在的价值（或意义）。由此出发，我们就要说，“文学文本的意义既然能够脱离作者的意图而独立存在，那么，这种意义只能从构成文学语言中呈现出来。这时，语言所呈现的文本的文本意义和作者意图的主要区别就是：后者是一个既定的艺术世界——作者在表现意图时选择的每一个具体言语都有着特定的内涵和外延，而使这些具体言语赖以连缀成为语言系统的特定语言组合方式也和作者的特定心理指向相适应；前者则是一个可能的艺术世界——文学文本的每一个具体言语的意义，和使这些具体言语赖以连缀成为语言系统的语言组合方

^① 苏珊·朗格《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2页。

式的意义，都已经不像作者在表现意图时那样确定，而是指向多种可能。”^①语言的发现功能的发现是与接受美学的兴起紧紧相联的。须知，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文学作品给读者提供的只是一个结构框架，其中还有许多未定点和空白点，需要读者在阅读时加以具体化。读者的这种具体化过程就是发现独特意味的过程。文学作品的未定点和空白点，是由文学语言的不确定性构成的。因此，从文学作品中发现独特意味，主要就是从文学作品的语言方面，也就是从文学语言方面发现独特意味。总而言之，在文本的创作阶段，文学语言被用来表现作者的意图和再现事物的状貌，具有表现功能和再现功能；在文本的实现阶段，文学语言被用来呈现文本的意义，具有呈现功能；在文本的被接受阶段，文学语言被用来发现读者的意味，具有发现功能。因此，以这种同时具有表现、再现、呈现、发现功能的文学语言为构件、材料的文学作品，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即使文学作品作者的主观意图不被读者所理解，即使作品所再现的社会生活已经成了几百年、几千年以前的历史陈迹，即使作品的独立存在的意义、价值不被人们所察觉，每个读者也能够按照他们的生活经验、文化素养、审美情趣、心理状况，“无师自通”地从作品中发现出独特的只有自己才能发现的意味来！显然，文学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奥秘系在语言上。

从语言使文学具有长久生命力的这一点出发，本书认为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系统。之所以说文学系统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系统”，是因为它的本体系统直接以语言的特殊形态——文学语言为“细胞”、基本单位，文学本体系统的其他层次都是从此这一“细胞”、基本单位上“推演”、发展出来的。这个本体

^① 唐跃，谭学纯《语言功能表现+呈现+发现》，《文艺争鸣》1987年第5期。

系统共有六个层次，层次与层次之间相互衔接，后一层次推进着前一层次，充分体现了一般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相互联系原则、有机性原则以及动态性原则：从文学语言这个“细胞”、基本单位出发，“推演”出文学语言的基本形态；再从文学语言的基本形态“推演”出文学语言基本形态的发展形式；又从这个发展形式即文学作品出发，深入到它的内部结构；与这一文学作品结构适应的是一定的构建方法；与这一构建方法相适应的是一定的文学欣赏原则。这个文学本体系统就是文学奥秘之所在；找到了文学本体系统，就等于探寻到了文学的奥秘。

爱因斯坦说过：“只要存在着这些（理论）目标，科学方法就提供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可是它不能提供这些目标本身，科学方法本身不会引我们到那里去的。要是没有追求清晰理解的热忱，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科学方法。”^①关于文学本体的文学本体系统思想的产生，或者说，作为文学本体的文学本体系统的找到，印证了爱因斯坦在上述话语中所提供的真理。

第一，长期以来，在我国文论界，人们总是满足于把文学看作是纯粹的“社会生活反映”的那套季莫菲耶夫理论体系^②满足于文学“反映社会矛盾越深刻就越有魅力”的那种理论观点。换言之，长期以来，在我国文论界，人们总是认为，当文学作品所揭示的社会矛盾为人们所关心的时候，这作品人们就爱读；当文学作品所揭示的社会矛盾不再被人们关心，它们也就逐渐失去了读者的兴趣，而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人们对这种看法深信不疑。这种似乎正常实则不正常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当今”。

① 《关于理论物理学基础的考查》，《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394页。

② 季莫菲耶夫理论体系（或季摩菲耶夫理论体系）是在前苏联占据过统治地位的文艺理论体系。它在中國大陸曾经很有影响。

然而，我们当今的世界正经历着深刻而巨大的变化。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标志着人类认识和揭示自然奥秘的飞跃和深化。在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当代世界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崛起了一大批崭新的学科、思潮和观点，以期解决世界向未来突进时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这种社会氛围，这种理论发展气候，激起了我们的“追求清晰理解的热忱”，使我们重新审视从前苏联传来的季莫菲耶夫文艺理论体系，重新审视各种“习以为常”、“深信不疑”的文艺理论“圣条”，重新思考“文学为什么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文学的奥秘何在”之类问题。于是乎，灵感光临，奇想突发，产生了“艺术系统”、“文学本体系统”、“文学系统”之类观念，找到了“艺术系统”、“文学本体系统”、“文学系统”之类看似新奇，实则早已客观存在的东西，使艺术的奥秘、文学的奥秘逐渐向人们坦露出本来面目。显然，作为文学本体的文学本体系统，乃至整个文学系统的发见，如同艺术系统的发见^①一样，即是爱因斯坦所谓的“追求清晰理解的热忱”的结果，也是现代社会生活实践的产物。

第二，与“追求清晰理解的热忱”紧紧相连，我们运用了一系列新的科学方法。因为我们在坚持社会实践观点的同时，并没有回避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爱德华·萨丕尔和列昂尼德·布龙菲尔德，并没有回避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修辞学、符号学。另外，我们也没有回避“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新三论”（协同论、突变论、耗散结构理论）的影响。我们坚持和运用的是“现代人的文艺研究方法体系”，即“以社会历史分析方法和心理学方法的统一为核心的，以体现开

① 参见拙著《现代人的艺术系统》，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放性原则的全面性、多样性、交叉性为主体的研究方法体系”。^①正是坚持了这个研究方法体系，运用了多种多样的新的文艺研究方法，我们才达到了自己确定的理论目标，找到了作为文学本体的文学本体系统，探寻到了文学的奥秘。这就印证了爱因斯坦的“只要存在着这些（理论）目标，科学方法就提供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要是没有追求清晰理解的热忱，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科学方法”的论断；这也就说明作为文学本体的文学本体系统打上了科技革命、“第三次浪潮”的痕记，具有改革的开放的时代特色。

^① 拙著《文艺研究新模式》，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8页。

绪论 文学，艺术系统中的“个别”

个别就是一般。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

——列宁

在《现代人的艺术系统》^①一书中，我们曾经说过：“艺术及其派生现象的构成，恰好符合系统的含义以及一般系统论的基本原则。”^②艺术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自然系统艺术系统。文学是艺术的一个种类、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文学也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自然系统。这个系统就是本书所要说到的文学系统，文学本体系统。

列宁在著名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中，论述过个别和一般的辩证关系：“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

① 拙著《现代人的艺术系统》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

② 见上书，第1页

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列入一般之中等等。”^①文学系统的内部也存在着这种个别和一般的辩证关系。文学系统的“一般”是什么？就是艺术系统以及构成这个系统的十三个层次：（一）人对艺术的需要（即艺术的缘起），表现为审美需要和认识需要的统一；（二）由需要决定的艺术的构成途径，表现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对社会生活进行反映的统一；（三）由艺术构成途径决定的艺术“细胞”是意象（即意和象的统一），艺术根本特征是意象性（即意性和象性的统一）；（四）作为意象的展开形式的艺术形象，表现为主观和客观、倾向性和真实性的统一；（五）从意象、艺术形象出发的艺术的两大基本特性是情意性和形象性；（六）与艺术的两大基本特征相连的两大类艺术形象体系是意境和典型；（七）对两大类艺术形象体系进行理论总结的两种艺术理论是中国（或东方）的意境理论和西方的典型理论；（八）与两种艺术理论相连的两种艺术精神是浪漫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精神；（九）为两种艺术精神所决定的两种创作主张是表现主张（表现说）和再现主张（摹仿说）；（十）与两种艺术精神、两种创作主张相连的多种多样的创作方法；（十一）运用创作方法的过程是艺术创作系统工程；（十二）艺术创作系统工程的产品——艺术作品；（十三）艺术作品对艺术需要的满足——艺术的反馈，包括艺术欣赏和艺术评论两个环节。^②以上十三个层次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学系统的“一般”。这种“一般”是文学和其他艺术形式都有的东西。十三个层次既适用于文学，也适用于其他艺术形式（诸如绘画、音乐、舞蹈）。那么，文学系统的“个别”又是什么呢？文学系统的“个

^①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63页。

^② 参见拙著《现代人的艺术系统》。不过，第十一、十二层次在该书中没有论及。——作者注。

别”就是文学本体系统。文学本体系统是只有文学这种艺术形式才有的东西。文学本体系统为文学所独有。

毛泽东讲过：“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①我们在上面所讲到的艺术系统以及构成这个艺术系统的十三个层次，是文学这种“运动形式”和绘画、音乐、舞蹈等等艺术运动形式的共同点，而文学本体系统的存在，则是文学系统区别于其他艺术运动形式的特殊点。文学系统和整个艺术系统，以及各种艺术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就在于有了文学本体系统。那末，文学本体系统是什么东西呢？文学本体系统是由六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着的层次构成的自然系统。

（一）文学语言是意象和语言的统一。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区别于其它艺术形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以语言和为自己塑造艺术形象的手段。高尔基指出：“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主要工具，它和各种事实、生活现象一起，构成了文学的材料。”高尔基还指出，“文学就是用语言来创造形象、典型和性格，用语言来反映现实事件、自然景象和思维过程。”^②作家在对现实生活进行观察、体验、分析、研究时要借助语言；在进行艺术思维，创造艺术形象时也要借助语言。离开了语言就不可能有文学作品的生产和存在。因此，语言是构成文学的最基本的单位或细胞，我们对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283页。

^② 高尔基《和青年作家谈话》，《论文学》第332页。

文学、文学本体系统的分析，应该从对语言的分析开始。

瑞士语文学家和语言学教授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告诉我们，“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① 语言是系统，这个系统是由任意的（arbitrary）和差异的（differential）符号组成的。任何语言符号都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它一方面是一个指号系统（“所指”Sisnifiant），另外一个方面是一个蕴涵意义的系统（所指“Sisnifie”）。任何语言符号都与人的社会实践紧紧相连，具有社会实践性。马克思指出：“人并非一开始就具有‘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② 马克思的话告诉我们，人们的意识、观念只能是现实的意识、观念，只能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具有社会实践性的意识、观念。这种关于事物的实践的（现实的）意识、观念，就是索绪尔所谓的“所指”，只不过索绪尔把语言（包括语言中的“所指”）看成抽象的符号理论，而认识不到“所指”内（乃至整个语言符号内）所包含着的社会实践内容。至于“能指”，就是这个关于事物的实践的（现实的）观念的音响形象。“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语言“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③ 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在语言理论发展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在索绪尔语言的基础上，现代语言理论认为“语言本身是

①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4—35页。

③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02页。

一套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①这套符号系统的基本要素是语音和语义。

语言的基本单位——词语除了具有理性意义，可以表达人们对事物现象的理性认识之外，还具有色彩意义，即情态意味感。这种色彩意义多种多样，主要有感情色彩，形象色彩。所谓感情色彩，是指很多词语，除代表一定对象的理性意义之外，还同时含有关于该对象的某种爱憎态度或来由是非观、伦理观、政治观、美学观、习俗好恶的褒贬评价。例如，“头儿”有喜爱意味，“头子”就有厌恶色彩，“洋里洋气”、“妖里妖气”则带有憎恶的色彩，“把窗纸敷上浅黄如花粉的颜色，嵌在浅蓝而整齐的花影里”这句话里的阳光形象，却能引起人们新鲜、温柔、愉悦等情感。所谓形象色彩，是指很多词语，除代表“一定对象”这种理性意义之外，还同时含有关于该对象的某种形象感，这种形象感词语所指的对象在人们意识中的一种感性的、具体的反映。如“虎视眈眈”，使人看到一种威逼、凝注的，企图占夺或袭击对方的凶猛目光。“咚咚锵锵”，使人听到热闹的敲锣打鼓声音。“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直”表现出孤烟的形态，而且它是在大漠上直升向空的；“圆”被赋予落日的形状、光色特点。

语文(词语)具有感情色彩、形象色彩是于文学语言的构成有重要意义的特点。因为词语的感情色彩、形象色彩既是基础又是“桥梁”。其所以是基础，是由于在词语的感情色彩的基础上，可以生长出语言与情意相结合的特点；在词语的形象色彩的基础上，可以生长出语言与形象(心象)相结合的特点。其所以是“桥梁”，是由于通过词语的感情色彩的这个环节，可以延

^① 戈戈、王振昆《语言学概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页。